



佛典選註之九

大乘玄論二諦義（節錄）

以雙獸，更陞數乘」之重器也。吸景，四重關羽，唯可受莊君一駕，強「空」氣真，五乘二重中咱時守野並收，廳幕同一晉大，賦。
魏義帝特與機立涿友，然猶吸以雙獸。罔吸榮一重號「育」氣谷，其實則簡單，蓋德景既廿谷部頭。
由重二器卽勝難，五乘單土其實則簡單，蓋德景既廿谷部頭。
實數工並也。由執，吉蘿再發出四重二福西氣者。
由立專，自是燒出衆主由涿友；由若故五受奉由立專，明景衆主
(續上期)不景存者由國令，由不景真服由國令。故五聖毒

分析

吉藏在這一段文字中，主要是釐清二諦概念的用法。在吉藏之前，二諦一般是由來討論存在，認為存在應有世俗諦與勝義諦的區分，結果存在分為兩大領域，成為兩種「境」（「境」原有對象義，但在這裏是從存在自身說）。吉藏認為：如果「境」有兩種，則它們的存在方式（道理）亦應該有兩種，這就構成「理二諦」。但存在的道理怎麼可能有兩種呢？依佛教對存在世界的了解，一切法都是緣生，緣生就是事物存在的理法。我們若能如實觀，便把握到它的真相，否則便陷進個人的主觀境界裏，依個人的觀點與角度來解釋。結果不同的觀點投射出不同的理論，互相交織而成爲「見網」（理論之網），把自己障閉住了。必須指出：世俗諦其實只是「見網」，所以它不能作爲真實存在來看待，吉藏反對「理二諦」的分割，理由在此。但是，世俗諦如果不是真實存在，何以稱爲「諦」呢？依佛

中大佛學教材編寫組
新風傳譯工式羅。

中大佛學教材編寫組

中論譯文說：「諸佛依二諦，爲衆生說法……若人不能知，分別於二諦，則於深佛法，不知真意義。」（參看註⑭）根據這一段資料，吉藏認爲：中論所說的二諦，是「於二諦」，而非南北朝人所理解的「理二諦」。理上不能有二諦，這從佛教的存在觀點來說已經確定，換言之這已經成爲佛教哲學的前提，不可能違背，所以二諦的區分只是對人而言：對於世人，由於他尚有障蔽，只能看到自己眼中的世界，所以這個世界對於他就是真實的，就像作夢的人以爲夢境是真一樣，所謂「世間顛倒謂有」，這就是「凡夫於」；即於凡夫是實，在這一階段中他不可能超越出他的心靈活動的範圍。然而，若對於聖人（解脫者）而言，由於他已經去除障蔽，「真知顛倒性空」，正如夢醒者知道夢境的虛幻一樣，發見客觀的真實世界，這就是「聖人於」；即於聖人是實，而與凡夫的顛倒不同。由此可見，所謂二諦，其實是從實踐

者的心靈境界上說的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境界，完全是心靈的問題。所以「於諦」有區分，因為凡夫與聖者的心靈有本質上的不同。

由「於二諦」，進一步即可以了解吉藏所提出的「教二諦」。所謂「能依是教諦，所依是於諦」，又說：「二諦者，諸佛依此而說，名爲教諦耳。」這就指出：「教諦」的建立，從「於諦」來，由於人所把握的真理各有不同，爲了教化衆生，自有必要先隨順衆生的觀點，然後施教，這也就是所謂「對機」。不過依吉藏意思，教化要用破斥方法，因爲若不如此不能打破他們的局限，使他們上進。所以在程序上先接受他們的真理觀點，這就是世俗諦，然後破斥它，以顯示真理，這就是勝義諦。二諦的建立，完全是教化歷程上的問題。吉藏認爲：中論的本意，其實亦是如此，所以才有「諸佛依二諦，爲衆生說法」及「若不依俗諦，不得第一義」的話，而三論宗（攝嶺、興皇以來）與他家不同，也是因爲他們能夠充份了解到這一道理。

總之，二諦不是存在的區分，也不是真理的區分。站在聖者的立場，它是教化衆生的形式；但若站在受教的立場，則是衆生實踐上進的程序。由此，吉藏再提出四重二諦的說法。

四重二諦的組織，在道理上其實很簡單，這就是把世俗諦與勝義諦排成對立形式，然後加以雙遣。例如第一重說「有」爲俗，說「空」爲真，在第二重中即把它們並列，視爲同一層次，加以雙遣，便到達第二重真諦。如是，四重關係即可以安排爲一個有機的連結，層層升進（參看註釋²⁸，²⁹），如下：

第一重〔有（俗）空（真）〕對毘曇（小乘）人說，由有歸空。

第二重〔有空（俗）非有（真）〕對成實師之空有二諦說。

第三重〔二不二（俗）非二非不二（真）〕對攝論師之依他、分別有無說。

第四重〔前三重二諦（俗）言忘慮絕（真）〕對地論師等，總歸無所得。

問題是，在這四重二諦中，吉藏爲了證明它的確是出於教化

上的需要，特別安排了每一重二諦都有一個教化（破斥）的對象，如第一重破毘曇，第二重破成實，第三重破攝論，第四重破地論（參看註³⁶，⁴³），可說十分巧妙，但若從各家理論的實際內容看來，是否可以如此化簡？頗有疑問。所以，吉藏雖然匠心獨運，但真正價值，仍只在形式方面，能夠把龍樹的雙遣辯證開展出來，成爲一個立體。

其次，是有關四重二諦的層次問題。若了解吉藏的四重是爲了配合歷史需要，面對當時流行的說法，則層次的多少不是問題。事實上，真正的區分在第四重。在此重中，把前三重二諦都列爲俗，即是說，前三重二諦都是教，教必須通過語言表達，所以前三重都是語言過程，或思維過程，換言之尚未到達存在自身，以與真實一體。須知真實的存在不是語言，亦不是語言所能指涉，運用語言只有使我們陷入主觀的思維境界，而與真實隔絕。所以必須拋棄語言，連同自我的思維形式，才能解開主觀的障礙，進入真實。這也就是爲什麼在最高的宗教體驗中必然是「言忘慮絕」的道理。因爲在這個時刻，一切法只能如實觀，而不能說有所得。三論宗明確地提出這一點，對於我們的執著與障蔽的解除很有幫助；在中國佛教史上，則可以說是爲後來禪宗不立文字的作風扮演了先驅。

〔問題討論〕

一、中國佛教思想爲什麼到隋唐時代才成熟？南北朝佛教的講習工作有甚麼意義？

二、三論宗與龍樹在思想上有什麼關係？試比較中論觀有無品的中道觀念與本篇的異同？

三、什麼是世俗諦？什麼是勝義諦？中論原來的用法，依吉藏主張，應該是怎樣？

四、吉藏認爲「理二諦」的主張與佛教的觀點不合。爲什麼？佛教對存在的看法怎樣？

五、什麼是「於諦」？什麼是「教諦」？試解釋它兩者的關係？

六、試解釋吉藏四重二諦的結構，及指出它需要四重的道理？